

第一章 四年的暗戀

東瑞國的西疆永遠是風沙漫天。

此刻除了風沙，還有鳴鼓聲。

咚，咚，咚。

當兵的人，聞鼓而進。

這是西堯第二次大型來犯，東瑞軍簡直殺紅了眼，各將士小隊催馬向前，手中刀劍高高舉起，落下時必定帶著血痕。

紅色的血，染紅了西疆大地。

西堯軍終於開始潰敗。

東瑞軍的左前鋒夏子程大聲勒令，「舉進旗，繼續追擊。」

四年前，西堯國新皇上位，東瑞派了使臣祝賀，沒想到西堯居然把使臣的人頭掛在城牆上，無異是打了東瑞國一個響亮的耳光。

兩國上次大型征戰已經是五十年前，各自都是民不聊生，死傷者眾，在賢士的提議下，簽署了和平協議，五十年來，兩地來往頻繁，做生意的、通婚的通通有，沒人想到西堯新皇會突然發難。

東瑞國不管是為了面子，還是為了安全，都得派軍出征。

所幸雖然東西和平五十年，但東瑞國一直在跟南蠻打仗，武力軍隊並沒有放下，迅速命正二品的輔國大將軍夏闊整合軍隊，帶著長子夏子程出征。

而東瑞的西疆，一直以來由尚家世襲管理，一代又一代的宗主，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定遠將軍，只是六年前的定遠將軍被暗殺，其子尚崇孝年幼，不過一歲小兒，朝廷原想派個親王接管邊關將士，卻沒想到不管軍人還是在地生活的百姓，都已認定尚家人，為安撫人心，皇帝特令由尚家長女尚靈犀代弟從軍，成了新一代的定遠將軍。

對尚家來說，這是榮耀，也是麻煩——原本打算讓十六歲的尚靈犀在熱孝成親，嫁給卓家少爺，卻沒想到朝廷將故定遠將軍的軍牌，直接傳給大女兒。

皇命下來，尚家也只好跟卓家說不嫁尚靈犀了，改把十五歲的尚靈雲嫁過去，親事不用作罷，依然是兩姓之好。

尚靈犀就這樣從一個官家小姐，成了必須住在帳棚中的定遠將軍。

兩年後，尚靈犀十八歲，西堯國斬東瑞來使，輔國大將軍夏闊帶著兒子夏子程跟三十萬大軍到了西疆，重新規劃，讓夏子程領左前鋒一萬人，尚靈犀領右前鋒一萬人。

三十萬的精兵，第一次就打了勝仗。

夏闊命令，不得慶祝。

此後四年，西堯國不時來犯，總是幾千小兵突襲。

東瑞國當然不是只挨打，也會突襲回去，每次殺對方幾百人，自傷幾百人，如此這般血腥的一來一往。

雖然總是見血，但對邊疆來說，都是小意思了。

東瑞疆土大，加上西疆有沙山，糧草運送困難，雪上加霜的是朝廷派系作對，軍

糧總不能及時到，所以饒是夏子程想打西堯，也不能擅自作主，萬一戰線拉長，糧草補及不足，那可是三十萬條的人命。

只是這一次不同，這次一口氣來了三個月的糧草，加上西堯大舉進犯——不同於過去幾千人的游擊戰，粗估至少也是十萬人。

夏子程殺得興起。很好，再多來一些，老子我被你們這些不守信用的異族困在邊疆四年，我想把你們殺光，然後帶著表妹回京城。

遠遠的，看到右前軍也舉起了紅色的進旗，夏子程更愉快了。他就知道，他跟尚靈犀四年相處不是假的，在戰事上，他們左右前鋒一向有默契，同進同退，從第一次共同出戰開始，沒有一次不同調——剛開始，他當然也不願跟個女子共事，覺得肯定會被拖後腿，但論朝廷官銜，尚靈犀就算是世襲，那也是正五品的定遠將軍，自己不過正七品的致果校尉，沒資格由他提出不要。

退後一步說，尚靈犀承襲定遠將軍職位，那是朝廷的安排，擔任這次三十萬大軍的右前鋒，那是他父親的安排，他這個臣子跟兒子，也不能公然作對。

軍令如山，不得不從。

不過第一次出戰後，他就發現自己真小看尚家了，雖然是個黛綠年華的女子，但故尚老將軍恐怕也是因為遲遲生不出兒子，便早早把長女培養起來。

尚靈犀會看地圖，懂布陣，會騎馬，使得一手俐落的雙刀，長年生活在西疆，她比任何人都懂得西堯國的朝廷局勢——打仗打仗，打的不只是硬仗，還有軟的，得買通一些大臣，嬪妃，必要的時候這些人透露幾句話，可比什麼都好用……這些，尚靈犀都懂，她甚至知道西堯皇帝最寵幸的拉露妃喜歡東瑞國產出的珍珠。夏子程實在很欣賞尚靈犀，他的兄弟都在京城，在西疆，尚靈犀就是他的兄弟，兩人喝酒，騎馬，談話，無敵好哥們。

這好哥們真的像她的名字，總是跟自己心有靈犀。

副將剛剛說，左右兩軍的紅旗是差不多時間舉起來的，這代表他們是同一個時間判斷出，必須追擊——西堯人多詐，但這次，他們都覺得西堯是真敗，不是假敗。夏子程雙腿一夾，策馬前進，一手提著韁繩，一手持祖父傳下來的長刀，手起刀落，那刀刃上，已經數不清染上了第幾人的血。

遠遠看過去，左前軍跟右前軍呈現衝鋒陣勢，一路包夾追擊，由夏闊引領的中軍則展開陣形，三軍呈現凹字形，把西堯的退軍包夾其中。

鼓聲催促著將士前進。

紅色的夕陽，血色的荒地，沙塵瀰漫。

夏子程簡直殺紅了眼。

終於，那些逃竄的西堯兵有人把刀刃丟在地上，雙手抱頭，跪了下來——在戰場上，這是降服的姿勢。

而潰敗的軍隊一旦有人開始這麼做，就會像潮水一樣止不住。

就聽得丟擲武器的聲音四起，那殘餘幾萬的西堯兵一個一個跪下來——跪下來也許還有一條命，但逃下去只有死，東瑞軍的馬太快了，那左右前鋒是瘋了吧，怎麼可以這樣快，再不趕緊討饒會死的。

夏子程雖然一把長刀揮得興起，但他不是喪心病狂的人，既然已經投降，那就是戰俘。

他不殺戰俘。

中軍的鳴金聲響起——夏闊率領的中軍已經看到西堯兵跪降，便讓左右前軍停止殺戮跟追擊。

夏子程勒馬，長刀一揮——由他帶領四年的左前軍立刻懂他意思：不殺降兵，但要往前包抄，不殺人，但也別讓人趁勢溜了。

副將朱大力策馬過來，喜孜孜的說：「恭喜校尉。」

「這是大家的功勞。」

「皇上聖恩，這回大戰敘勳，校尉一定會往上提階的。」

夏子程看著左前軍的人在捆那些西堯戰俘，心裡實在很高興，又有點感觸，「我雖然想提階，不過最想的還是回京城，四年不見家人了。」

朱大力寬慰，「老夫人，夫人，跟少爺小姐都能懂的，他們成親您這個大哥卻不在，那也是不得已，大將軍跟校尉幹的是保家衛國的大事，自然不能拘泥家中小節，這京城說起夏家，誰不伸出大拇指，要知道，京城能這樣安逸，得多虧我們三十萬大軍這四年駐紮邊關。」

「這次，我絕對要把西堯的朝廷給端了。」夏子程眼中露出一絲狠意，「和平的日子不想過，那就連普通日子都不要過。」

朱大力自然贊成，「那是一定的，文武百官都抓到京城軟禁，沒了主事者，百姓也只能聽我東瑞的分派。」

後頭又傳來一陣鳴金聲——三長一短，代表收兵。

夏子程一拉韁繩，手一揮，小兵立刻把紅色的進旗放下，改舉藍色的退旗。

雖然人人疲憊，有的身上還帶傷，但表情都是高興的，這次逐出超過百里，絕對是大勝仗，和平的日子要來臨，待在邊關四年，總算可以回家了。

尚靈犀在軍營前下了馬，右副將趙天耀隨即來報，「秉將軍，右前軍一萬人，傷五千四百二十一人，死一千一百二十五人。」

尚靈犀皺眉，「這麼多？左前軍那邊呢？」

「左前軍一萬人，傷六千八百五十人，死九百三十八人。」

前鋒，是奪取功勳最快的軍種，但也是死傷最嚴重的軍種，每次一萬人出征，大概有一成會在當天死亡，另外會有一成在幾天內重傷死亡。

左前軍居然傷了快七千人！

夏子程不知道有沒有受傷……想到這裡，尚靈犀皺起眉，她的右上臂被砍到兩次，鎧甲都損毀，血沿著衣服從手腕滴出來，也不知道傷得多嚴重。

趙天耀卻像懂她似的，「夏校尉無礙。」

尚靈犀無奈搖搖頭，「你真能打聽。」

「將軍不如先去治傷吧，我已經命人去請姚姑娘了。」

「喊她做啥，不是有醫娘嗎？」

趙天耀一臉忠心耿耿，「姚姑娘醫術好，故將軍對我趙家有大恩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小姐。」

尚靈犀一個激靈，「別喊我小姐了，我早不是小姐。」

從十六歲那年，代弟從軍起，她就再也不是尚家的大小姐。

她現在是世襲的正五品定遠將軍，三十萬大軍中任職右前鋒，靠自己掙來「雲騎尉」的勳位。

有人喊她尚將軍，她更是東瑞國第一個女子雲騎尉，不管哪一個，那都是她，尚家的大小姐？不存在。

尚靈犀可是西堯口中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。

她也很滿意這樣的稱號，在西疆，太過柔弱是活不下去的……

「尚姊姊。」一個柔柔弱弱的女子聲音響起。

尚靈犀轉頭一看，就看到姚玉珍白牡丹一樣的臉龐——雖然尚靈犀沒看過真正的白牡丹，但書上都說白牡丹美麗又富貴，常常拿來形容女子，所以用白牡丹來形容姚玉珍，應該沒什麼不對才是。

看到姚玉珍，她要撤回前言，女子太過柔弱固然不行，但如果柔弱到姚玉珍這種程度，反而沒有生存問題了。

該怎麼形容姚玉珍，尚靈犀讀的書不多，但這姚玉珍真的又美又白，而且還很香，細緻得不像真的一樣，連自己身為女子，都想保護她。

太精緻了，每每看到姚玉珍，尚靈犀都覺得愧對母親，一樣是女兒，人家長得像仙女一樣，自己卻跟個男人似的，每次巡視軍營，那些打赤膊的兵士看到她，避都不避，一點不好意思的樣子都沒有，而被姚玉珍看一眼，糙漢子臉上卻會浮現兩團紅暈，顯然害羞無比，差別不是普通的大。

姚玉珍是總軍醫姚保的庶女，當年隨著大軍出征，姚保的妻子是夏夫人的表妹，因此姚家父女跟夏家父子算是親戚關係。

姚保在仕途上一直沒什麼太大的出息，這回姚夫人是花了重金求夏夫人，夏夫人這才開口讓夏闊點姚保為總軍醫，來邊疆歷練一番，好爭個勳貴頭銜。

姚玉珍則是跟著父親姚保來的。

照說出征不能帶家人，但一來姚玉珍不過是個庶女，二來，她從小在醫學方面有天賦，三歲就能背誦醫書，四歲就開始拿銀針，不過十四歲，在京城已經小有名聲，加上西疆有女子軍隊，除了醫娘，也需要內科專門，所以得以隨著父親姚保跟著大軍出征。

當然，姚玉珍到來，得益最大的就是尚靈犀跟眾位女兵了。

軍中雖然有醫娘，但醫娘的技術實在不怎麼樣，姚玉珍就不同，真的有醫學天賦，她開的藥，特別有效。

剛開始，尚靈犀還滿喜歡這個小妹妹的，小了自己四歲，說妹妹也不為過，可是隨著姚玉珍越長越大，越來越水靈，尚靈犀就沒那樣喜歡讓她為自己治傷——不是討厭姚玉珍，而是自卑感作祟。

就算是女魔頭，那也是個女子，誰不想又白又美又香，偏偏她長年在沙塵中練兵，皮膚黑，而且沒有香粉，當然也不香，美貌嘛，這倒是她唯一勉強算可以的，相貌隨了娘，皮膚如果白起來，還能稱得上小家碧玉，只不過現在太黑了，怎麼樣都美不起來。

總體來說，尚靈犀的日子是過得挺愉快的，但前提是不要看到姚玉珍，不然她就會想起自己不像個姑娘，然後憶起母親的淚眼，說對不起她。

唉，也沒什麼對不起，聖旨來了，誰能違抗。

要說對不起，她覺得自己才對不起妹妹靈雲，喜歡陳家公子，卻為了兩姓之好，必須代替她這個姊姊嫁入卓家，不過兩人孩子也生了，有了孩子自然有寄託……

「尚姊姊。」姚玉珍一雙妙目看著她鮮血淋漓的右手，十分驚訝，「快點進帳子，我給姊姊治傷。」

趙天耀雙手一拱，「勞煩姚姑娘了。」

姚玉珍連忙搖頭，「趙副將也太客氣了，能給姊姊盡點力，那是我求之不得，不然我手無縛雞之力，在這邊關一點用處都沒有。」

說完，又上前牽起尚靈犀沒受傷的那隻手，「姊姊快些進來。」

進得帳子，讓丫頭小糧端了盆清水來後，去看守帳門，尚靈犀便讓姚玉珍除下自己的鎧甲，然後是衣服——傷口有一個是中午留下來的，汗血已乾，跟衣服黏在一起，看姚玉珍那嬌嬌弱弱的樣子，尚靈犀牙一咬，自己把衣服撕下來。

尚靈犀坐在木墩子上，單手扞腰，好讓姚玉珍方便些。

姚玉珍把她的傷口洗乾淨，拿出圓針跟桑皮線，「姊姊的創口太大了，得縫上一縫，可麻沸散已經用完，姊姊得忍著點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那我開始了。」

尚靈犀點點頭，「妳縫吧。」

痛！

鑽心刺骨的痛。

在打仗時大概殺紅了眼，被砍了還有力氣握著刀往前，現在一切靜下來，發現那小小的圓針居然會給身體造成這樣大的痛感。

嘶啊，怎麼這樣久，好痛……

「小糧妳怎麼在這，尚將軍呢？」

尚靈犀耳朵一亮，是夏子程。

他……他來看她嗎？

夏子程過來確定她是否安好，還是知道她受傷了，過來看一看？

不管是哪一樣，都很令人開心。

尚靈犀也知道自己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，年紀這樣大還喜歡一個人，很不像話，但她真的喜歡夏子程。

從小父親就教她練武，教她看地圖，她會騎馬，會射箭，同齡的男孩子誰也比不過她，誰也比不過。

可是輔國大將軍帶著夏子程前來，讓他領了左前鋒，他們第一次一起打仗時，把西堯大軍逐出了二十里地，當時殘兵一直不肯投降，他們拚命追，然後兩軍會合，由兩人領著大軍在前面跑，突然間，她的馬打癩，一隻腳跪了下來，她策馬的速度很快，頓時便被甩出去，眼見要被身後的千百馬匹踏死，卻見夏子程一下子來到身邊，彎腰把她撈起來放在自己鞍前。

一切不過轉瞬間，尚靈犀驚魂未定，聽到夏子程問：「還好嗎？」

「我……沒事。」

馬匹在狂奔，當然沒空讓兩人換位置，或是把她放下來另外找一匹馬，於是她就一直被她圍抱在胸前——十八歲的尚靈犀，第一次覺得好像有什麼鑽進心裡。

他救了自己……

他現在抱著自己……

說抱也不對，但她在前，他在後，他又要騎馬，當然手只能環著她……

那天的風沙很大，尚靈犀的心跳聲也很大。

她看過話本，以前不懂女子心動那種怦怦聲是什麼，但她現在懂了，那是從內心深處生出的一種喜歡。

夕陽如血，尚靈犀微黑的膚色透出了不相稱的紅，怦怦，怦怦，怦怦……

一心動，看他什麼樣子都喜歡。

喜歡他的鳳眼，喜歡他拉弓弦的姿勢，喜歡他早起操兵的模樣，他的聲音低低的，很好聽。

他雖然話不多，但也絕對不難相處，講話一定有來有回。

喝醉的時候，他就會特別想家，說起弟弟多調皮，妹妹多可愛。

尚靈犀一直跟夏子程相處得很好，一起喝酒看星空，一起策馬練弓箭，所以她難免生出一些幻想，自己只是黑了點，但又不醜，說不定夏子程可以接受她呢？皇上雖然封她為定遠將軍，可沒說定遠將軍不能嫁人哪。

小孩子這種東西多可愛，她也想生孩子呢。

於是就在二十歲生日那天，她喝了點酒給自己壯膽，然後約了夏子程。

兩人乾了三斤多的白酒，尚靈犀道：「我把小米放回家了，我娘給我訓練了一個新丫頭，我給她取叫做小糧。」

夏子程雖然喝了不少，但腦子還清楚，奇怪道：「小米伺候得好好的，怎麼放她回家，再來新的恐怕也沒小米貼心。」

「小米十七歲了，再不讓她嫁人，會耽誤她一輩子的，女孩子嘛，總還是要嫁人的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倒是我糊塗了。」

「你覺得女孩子年紀大一點……我是說如果女孩子年紀比較大，你會不會不喜歡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尚靈犀心中一喜，「年紀大比較懂事，不會跟你吵。」

「我主要還是看喜歡，不看年紀，喜歡年紀小的，就等她長大，喜歡年紀大的，就請她等我長大。」

「你跟我都是二十歲，難不成你喜歡的……比我們還大啊……」問這些話時，尚靈犀心裡跳得厲害。

不知道他會說什麼，他雖然喝了酒，但其實沒很多，應該不算醉。

真想直接問他，你覺得我怎麼樣？等我卸下軍職時，娶我好不好？

可是她不敢。

她為了今天，已經醞釀了好幾個月，昨天還失眠，實在不知道怎麼開口才好，想表達心意，又不想讓他輕視。

「沒有。」夏子程笑著搖搖頭，「是妳想不到的人。」

「有……那樣一個人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我想像不到的人？」

「絕對想像不到。」

尚靈犀頓時生出一點點希望，會不會夏子程對自己也有那意思，他說了，是她想像不到的人？這軍中的女將女兵，除了她，還有誰比她更接近他。

老天爺啊，對我好一次吧。

我就求這個，真的，以後什麼都不求了。

讓他喜歡我。

讓他喜歡我……

尚靈犀在口中念念有詞。

卻聽得夏子程道：「是——」

尚靈犀屏息。

「是玉珍。」

尚靈犀彷彿墜入水中，姚玉珍？

是了，姚玉珍今年十六歲，出落得水靈動人，膚白貌美，說話聲音又嬌又柔，這軍營中十個將士只怕有八個都喜歡她，另外兩個不喜歡她的，是女兵。

是姚玉珍啊。

意外，也不意外，但也沒有不甘心，因為自己比不上。

夏子程笑意滿滿，「她嫡母跟我母親是表姊妹關係，其實她在私下都喊我表哥，只有外人在的時候，顧及軍中不得帶眷屬的規矩，喊我夏校尉，我跟妳說，是把妳當自己人，妳可別跟外人講，這樣會敗壞她的名聲。」

尚靈犀勉強一笑，「那是當然。」

「我跟玉珍說了，等回京城，我就請爹娘上姚家提親，我也已經跟表姨父提過這事情，他也是同意的。」

連姚保都知道，而且同意，看在任何人眼中，都是很合適的一對吧。

尚靈犀的肩膀垂了下來，她就知道，老天爺不會對她這麼好。

暗戀了兩年，飽受打擊後，繼續暗戀兩年，已經四年了，她還是喜歡他，但她相信自己隱藏得很好，因為所有人都以為她立定不婚不嫁。

今日大敗西堯，雖然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，但是那也意味著，夏闊要帶著夏子程班師回朝了，她這個定遠將軍還是會繼續留在邊關，他們將永遠相會無期。

她會很想念他的。

不管將來自己有沒有機會成親，有沒有機會生孩子，她都會想起十八歲到二十二歲這四年歲月，是怎麼樣的喜歡一個人，因為一個人的存在而歡喜，因為一個人的存在，每天都過得十分喜悅。

雖然夏子程喜歡姚玉珍，但不妨礙她繼續愛戀他啊。

她又沒有要做什麼，就是偷偷喜歡而已。

捷報現在應該是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，快的話，聖旨月底就會來了，等聖旨來，那就是夏家父子離開西疆的日子。

她會笑著送他離開。

因為永遠不會再見面，所以一定要他記得自己的樣子，她是跟他並肩作戰的女魔頭，不是什麼哭哭啼啼的女子，她不想哭，也沒眼淚，她會用最好的姿態跟他告別。

在這之前，她會好好珍惜他們相處的時光。

軍帳外，小糧在回答夏子程的問題，「我家小姐受了點傷，趙副將請了姚姑娘過來看一看。」

「受傷了？我點戰俘時明明看她還好好的，跟她說了受傷別忍，怎麼總是不聽話。」

「我家小姐就是個拗脾氣。」

尚靈犀在聽到夏子程這樣關心自己的時候，突然很開心，覺得正在縫合的右手不怎麼痛了。

姚玉珍很快繳了線，又替她包紮起來，「姊姊這幾日別碰水。」

「好，勞煩妳了。」

「哪有什麼勞煩不勞煩，在這軍營誰不找點事情作，只不過，我寧願自己閒著被人說，也不願姊姊受傷的。」

尚靈犀微笑，「我明白。」

姚玉珍收拾起藥箱，打開帳子，「夏校尉，尚姊姊的傷已經處理好，你可以進去看她了。」

「妳尚姊姊的傷可還好？」

「都是皮肉傷，靜養一個月就好了，只不過……」

夏子程蹙眉，「只不過什麼？」

「就是會留疤。」

夏子程笑出來，「她不會介意這個的。」

說完，便掀開帳子，正要走進去，卻又聽姚玉珍喚道：「夏校尉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……有沒有受傷？」

「我沒事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姚玉珍露出放心的表情，「我聽說今天這場仗兇狠，從大軍一出師，我就開始擔心，現在親耳聽到夏校尉說沒事，也不枉費我的一番苦心。」

夏子程微笑，「妳做了什麼？」

姚玉珍一呆，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「我什麼都沒說，夏校尉聽錯了。」

「我怎麼會聽錯。」夏子程笑說：「小糧，姚姑娘剛剛是不是說不枉費她的一番苦心？」

就見小糧清脆的回答，「回夏校尉，奴婢在擔心自家小姐的傷，剛剛沒留神，什麼也沒聽到。」

夏子程無奈，「回頭再問妳，我先進去看看尚將軍的傷勢。」

姚玉珍溫柔一笑，「應該的，那我先回帳子了，小糧姑娘，我等會把藥送過來，一天三次，三碗水煮成一碗喝。」

小糧連忙行禮道謝。

就見姚玉珍轉身，剛剛溫柔的笑容倏的不見——小糧那可惡的丫頭，明明有聽到卻裝作聽不見。

她幾天的經書都白抄了，她總不能自己跟夏子程說，我為了求你平安，替你抄了經書。

剛剛那是多好的機會啊，她假意說溜嘴，他也有聽到，自己再推託一下就好了，這樣夏子程就會知道自己多誠心，一定會很感動，偏偏那個死小糧又提起尚靈犀受傷之事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

她怎麼不傷到臉，簡直可惡。

姚玉珍捏著手帕，快步走在女子軍營。

自己的姨娘讓她學醫，是想要讓她能安身立命，在宅，能討好老太太，將來出嫁，能討好婆母，畢竟再怎麼請大夫，也快不過讓孫女或者媳婦來一趟，這一次兩次的，總會熟起來，她又貌美，討得喜歡並不困難。

姚玉珍知道自己是庶女，爹又沒什麼出息，所以一直很努力，卻沒想到十四歲時被嫡母坑了，因為她醫術好，西疆又有女兵，所以讓爹帶自己一起，犧牲了女兒的青春，將來爹的功勳就可以大一點。

被迫來到西疆，萬分不願意，但現實擺在眼前，她也只能接受。

京城什麼都有，西疆什麼都沒有，連要水都很困難，若不是因為她是大將軍的表親，恐怕都不能天天洗臉跟擦澡。

苦，真苦。

夏天熱得人頭暈，冬天冷得人頭疼。

她想跟爹說，十六歲了，放她回京城嫁人吧，這仗不知道打到什麼時候，她不想一輩子待在西疆。

這時候姨娘的信來了，跟她說，姚家門第低，回京城也嫁不出息，讓她在西疆看

看有沒有什麼合適的將軍，讓她去示好，憑她的美貌，還不手到擒來，總比回到京城讓姚夫人亂嫁來得合適。

姚玉珍覺得有道理，於是開始物色，這軍營中最合適的就是夏子程了。

他也沒有辜負她的美貌，當她開始婉轉表達意思，他看自己的眼神就開始慢慢不一樣。

姚玉珍知道他已經上鉤了。

她對武將沒什麼興趣，也不想嫁給一個粗人，可是父親在京城不過太醫院八品的官銜，她又是個庶女，能嫁到多高，夏家是二品門第，夏子程又是致果校尉，正七品呢，她嫁過去，那就是七品夫人。

這次征戰大獲全勝，至少會往上提一階，甚至兩階，至少也是從六品的振威校尉，運氣好說不定會是正六品的昭武校尉，她是六品夫人，那是可以有誥命的，到時候回到家裡，先行國禮，再行家禮，嫡母也得給自己下跪，想想就很爽快。

所以雖然她覺得夏子程只懂得打打殺殺，不懂琴棋書畫，無論如何配不上自己，但對於一個八品門第的庶女來說，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。

她想嫁入高門當正妻，但真正的高門並不需要一個庶女，母族沒助力的姑娘，注定嫁得比人差。

只不過夏子程也有點難捉摸，他雖然喜歡自己，但又很關心尚靈犀那個糙女子——真不知道怎麼把自己搞成那樣的，皮膚粗糙不說，還黑，身上大小傷疤無數，手粗得很，還有老繭，沒看過四季風景，沒見識過京城繁華，要不是尚靈犀外在條件實在太差，她都要以為夏子程也喜歡她了。

可惡，她的經書絕對不能白抄，她一定要繼續找機會讓他知道，自己為了他的平安是多麼誠心跟努力。

剛開始，她只是挑好的，但自己現在十八歲了，夏子程是她唯一的希望，自己一定得牢牢抓住他才行。

第二章 這些都是緣

夏子程帳子一掀，大步走了進來，「尚靈犀，妳受傷怎麼不說。」

「又不是什麼大傷。」已經把衣服換過的尚靈犀嘴上這樣說，但想到夏子程點完兵就來自己這邊確認，也實在很開心。

當不了他心中那個完美女子，當他的完美兄弟也很好啊，以後，他會記得自己青春時期在西疆待了四年，那裡有個作戰無敵默契的好兄弟。

只想在他心中有個位置，不管是什麼名分。

當兄弟？很好的，兄弟肯定一生一世。

夏子程問道：「傷在哪？」

「右臂。」

夏子程拿起她剛剛解下的鎧甲，仔細觀看，「妳這鎧甲明明是最好精鐵，就算我用祖父傳下的麒麟刀，那也得用盡全力才能畫開破口，這樣堅韌居然也會毀損，看來人家說西堯前軍煉鐵技術厲害，不是假的。」

尚靈犀聽到這裡，頓時放下兒女情長，走到他面前，「對，我這第一刀，是他們

的一個小將劃傷的，一個小將都能用到這樣好的東西，中軍大將的武器不知道多厲害，這次得順勢把他們的煉鐵煉鋼工人都抓回東瑞，這樣我們東瑞國跟南蠻對抗，也多了幾分實力。」

夏子程笑逐顏開，「我也是這樣想的，不愧是兄弟。」

尚靈犀一笑，「那當然。」

「不過若只抓工人，工人肯定想跑，不如全家抓，一來斷了他們想回西堯的念頭，二來想跑時，好歹要想想自家人的命，只要我們東瑞也學會這樣精進的煉鐵技術，以後不管跟哪一族打仗，都會輕鬆得多。」

「那是。」

夏子程看到地上，她撕下的那塊染血布，「流了這麼多血？得縫了吧？」

「姚姑娘已經替我縫好，這幾日小心點就行。」

「玉珍什麼都好，就是太過小心，妳知道剛剛在門口她說什麼，恐怕會留疤，妳可是正五品的定遠將軍，還有雲騎尉這個勳位在，這樣一個人，上了戰場絕對會讓對方好看，疤痕算得了什麼。」

夏子程是真的覺得尚靈犀不會在乎。

在他心中，尚靈犀是一個軍人，對武人來說，傷疤就是功勳，雖然有點奇怪，但軍人喝醉時，誰不炫耀自己身上的傷疤，這個傷疤是哪年哪月的什麼戰役，那個傷疤又是哪年哪月的什麼戰鬥，唉你不知道，那戰事可激烈了……

沒有哪個軍人會在意這個。

尚靈犀想想也覺得有點好笑，一個帶兵殺敵的人怎麼能在意這種事情，「姚姑娘也是好心。」

「那倒是，出發點也是關心妳。」

尚靈犀看著夏子程，當他說起姚玉珍時，臉上會出現很不一樣的神色，有點彘扭，有點不自在，雖然已經二十二歲，但姚玉珍大概是他喜歡的第一個人，所以每當提起她，總是那樣的不一樣。

他們倆真合適……

尚靈犀很羨慕姚玉珍，但也知道命運無法更改，弟弟今年才七歲，她至少還得當八年的定遠將軍。

有時候也會想，如果八十幾年前，尚家是定居在京城的人家，那她跟夏子程有沒有可能？

她會是一個深閨小姐，他喜歡的那種深閨小姐。

但也只是想想，如果要交換人生，她也是不願意的，新疆的生活才合適她，雖然不曾見過茶花，不曾見過桃樹，在新疆，只有炎熱的夏天跟下著冰雪的冬天，但她的家人都在這裡，她也離不開這裡。

「將軍。」帳子外傳來趙天耀的聲音，「大將軍命您和夏校尉到中帳營去，要商量戰俘問題。」

打不贏，很煩。

打贏了，會有很多令人愉快的操心事，例如，處理戰俘。

尚靈犀身上流著西疆將軍的血液，她享受在戰馬上的每一刻，對她來說，那是證明自己價值的方法。

將戰俘編入東瑞不划算，因為得耗費軍糧，對方還不忠心，方法有很多種，例如：讓西堯朝廷來贖，戰俘有幾萬人，一人一千兩，讓西堯窮，西堯窮了，心思就沒那樣多了。

夏子程大步掀開帳子，尚靈犀一樣大步跟在後面。

就見夏子程對趙天耀說：「尚將軍的鎧甲有損，鐵片破，鐵線散，得重新打一件。」趙天耀雙手一拱，「多謝夏校尉告知，末將即刻令工刀房的人今晚徹夜打出來。」雖然已經是勝仗，但身為一個將軍，不能沒有鎧甲。

兩人進入中帳，見到夏闊領著幾個副將已經在那，人人臉上都是喜色難掩——這場仗打了四年，總算要回家了，不只命留下來，還手腳無缺，而且東瑞國對軍功最大方，這會肯定能往上晉升。

夏闊看到尚靈犀，笑說：「尚將軍快些過來這裡坐下。」

尚靈犀也老實不客氣的落坐——這帳子裡，有寧遠將軍，游擊將軍，致果副尉，懷化司階，歸德中侯，除了夏闊這個正二品的輔國大將軍，還真沒人的品級比她高，雖然說，她是世襲而來，但五品就是五品，皇上親封的，誰能說皇上不對？尚靈犀於是在夏闊旁邊坐了下來，其他人按照品級左右兩分，另外還有個負責紀錄的柳師爺。

夏闊道：「第一封快報已經在一個時辰前八百里加急送出，這第二封嘛，主要是處理戰俘問題，本將軍想問問大家的意見。」

寧遠將軍跟著夏闊二十幾年了，也沒在客氣，「照俺說，全部廢了一隻手，再放他們回去，免得十幾年後又來鬧。」

歸德中侯道：「這個末將贊成，還得把西堯國所有男子的一隻手也廢了，這樣至少可保三十年邊境無事。」

致果副尉卻不贊成，「都已經投降了，照說不該再傷及人身，我們現在鎮壓西堯固然做得到，但還是要讓他們心甘情願的歸化，否則我們泱泱大國跟蠻族又有何異。」

夏闊聽了幾方說法，都覺得有理，於是問夏子程，「夏校尉，你的想法呢？」

夏子程道：「這番過後，西堯肯定元氣大傷，我們不如鼓勵西堯人遷居到東瑞，西堯一年四季乾旱，糧食都得仰賴鄰國，誰不嚮往我們東瑞多山多水多田，鼓勵遷居，想必反應者眾，我們再鼓勵通婚，這樣幾個世代下來，不願遷居的西堯人便會因為人口減少，不成氣候，已經遷居的西堯人則會因為通婚自然融合，如此一來，自可保西疆安康。」

游擊將軍一拍桌子，「大姪子這說得好。」

致果副尉也道：「夏校尉這主意可不沾一滴血而平邊疆。」

夏闊眼見兒子能懂自己不欲殺戮太過的心意，而說出這好主意，忍不住露出一點

得意的表情，但只不過是瞬間，很快又收斂起來。

寧遠將軍卻覺得心有不甘，「這樣未免太便宜他們了。」

「將軍不用不平。」尚靈犀開口勸，「我東瑞國地處中原，北有北沂國，北照國，南有南蠻，東邊有海外異族，人人都看著我們怎麼對西堯，若我們能展現大國風度，這北沂國，北照國，海外異族，說不定都會心悅誠服過來歸附，也是百姓之福，退後一步說，如果我們今日對待西堯殘忍，話傳到南蠻，那南方的仗就更難打了，輸了得被廢手，當一輩子廢人，那還不如跟你拚了呢。」

尚靈犀品級比較高，加上她又是領有功勳的雲騎尉，於是寧遠將軍也不敢再說什麼，「一切聽大將軍的。」

夏闊道：「這事情還要聖上裁奪，柳師爺，你把尚將軍跟夏校尉的意思整理一下。」

柳師爺的動作很快，不到半刻鐘，就把一封軍報寫好，夏闊看過後滿意地點點頭，封上火漆後道：「來人，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。」

夏子程對尚靈犀一笑——他就知道尚靈犀懂他。

他們殺人，但殺的是敵人，不殺老弱婦孺，不殺幼子，更不會折辱別人——廢人一隻手，算什麼呢。

既然已經投降，那就是東瑞國的俘虜，沒人弄殘戰俘的，寧遠將軍不過是因為兒子在兩年前突襲被傷致殘，所以想公報私仇而已。在他的想法裡，最好全天下的人都只有一隻手，這樣他的兒子就不會顯得那樣與眾不同。

尚靈犀的想法跟他一樣，他們東瑞國外敵多，人家都在看，對待西堯殘忍，以後的仗就更難打，再小的國家知道敗仗會讓全國男子被廢一隻手，那還不拚死抵抗，不如現在大勝之後，給予懷柔政策，這樣說不定可以勸得一些周邊小國主動來降。

打仗，為的是保家衛國，不是殺人的血腥遊戲。

他殺敵人，但不殺手無寸鐵之人。

接下來的日子很忙，游擊將軍跟夏子程率三萬人進入西堯京城，把權貴通通軟禁起來，等待朝廷發落。

尚靈犀處理戰俘的事情，東瑞不需要異國軍，戰俘不是殺，就是贖，夏闊不是喪心病狂的人，於是將名冊編輯起來，預備送往南方做水利工程——皇上要開運河，正愁人力不足，這幾萬戰俘剛好補足缺。

但為了避免他們不安分甚至互相起鬨，所以也都說明白了，只要運河修好，就分批放人回家，但要是中途逃了，那他們在西堯的家人就只能黃泉路上相見了。

戰爭就是這樣，很現實，很殘忍。

尚靈犀沒有什麼愧疚之情，她爹死於西堯奸細之手，她對西堯人是從來都不同情的，她所提出的主意，也是因為她希望壯大東瑞國，她爹遭刺殺身亡，她要弟弟長命百歲，不要像她爹，三十幾歲就死了。

對西堯貴族來說，天塌了，對西堯百姓來說，還是一樣——東瑞軍進城，並不姦擄燒殺，而是吩咐他們，一切照舊。

賣兔肉的照樣賣兔肉，賣乾果的照樣賣乾果，除了街頭會有軍人站崗，其他沒什麼不同，剛開始雖然也害怕，但日子要過哪，總不能不做生意，不然一家老小吃什麼？幾天之後也就習慣了。

游擊將軍跟夏子程把西堯國土掌控之後，就命人傳話給夏闊。

八月十二，風沙烈日的日子，夏闊率領大軍正式駐紮西堯國。

登基不到五年的西堯皇帝雙手顫抖著奉上國璽，西堯國正式覆滅。

尚靈犀在帳子中看名冊——原來他們總共抓了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個西堯戰俘。這些人去修築運河，快的話五年，慢的話十年也都會修好，然後就可以回家，以俘虜來說，算是很不錯的結果了。

聽說二十幾年前西堯滅晁國時，是直接殺了戰俘，所以後來西堯想繼續西進時，就沒那麼容易了，投降會死，那我還不如跟你打到底……

帳簾一掀，有人走了進來，尚靈犀頭也不抬，「我不餓，不吃。」

「什麼不餓不吃？」夏子程的聲音響起。

尚靈犀抬頭，眼前是半個月沒見的夏子程，也沒變黑，因為本來就很黑，新疆的烈日，除非不出帳子，否則每個都曬得跟炭似的。

能見到他實在很高興——算算，聖旨大概月底前就會來，那他們就得告別了。

在這之前，能多見一面是一面。

尚靈犀是學不會兒女情長的人，不會問他好不好，只道：「西堯國的王公貴族都收拾好了？」

夏子程手上拿著一個盒子，「那當然，你別小看西堯雖然沒田沒米，皇宮搜出來的好東西可真多，包括那些朝臣個個奢華，我夏家在京城是二品門第，這西堯貪官不過八九品，宅子居然比我還大，貪成這樣也真夠厲害了。」

「宮裡的人你怎麼發落的？」

「都送往京城了，游擊將軍留了兩個新進美人，我就留下一個。」

尚靈犀驚訝，「你——你留人了？」

雖然說他二十二歲，留個美人也沒什麼——這是戰爭的不成文默契，為了獎勵邊關將士，他們可以先挑選戰敗國的美人。

至於美人，就只能認命了，遇到會疼人的是好命，遇到沒良心的，也只能怪自己的國家戰敗了。

夏子程不滿，「妳在想什麼，我就是想起妳以前說一個堂妹被抓入宮，查了冊子知道有個姓尚的小嬪妃，她說自己的確是定遠將軍的親戚，我這才留下她，人在外面，我領著她來還妳呢。」說完往外喊道：「來人，讓那小嬪妃進來。」

尚靈犀一下站起，就見帳簾一掀，不是她從小玩到大的堂妹尚寧珠又是誰？

尚寧珠穿著西堯宮妃的服飾，手上牽著一個兩歲多的小女娃，一看到尚靈犀，就嚎啕大哭，「大堂姊！」

尚靈犀連忙繞過桌子，一把抱住她，「別哭，讓大堂姊看看。」

尚寧珠小她幾個月，已經嫁人了，跟著丈夫閔忠繞路進入西堯，想賣茶葉，後來卻一直沒回來，幾經打聽，知道被人販子抓住，人販子見她容姿出色，又是典型的東瑞國美人，跟西堯國女子的樣貌完全不同，就把她獻入宮中。

這些年來，尚靈犀在買通西堯官員嬪妃時，也想辦法陸續送了銀子給她，但想把她弄出來，卻是萬萬不可能。

每次送銀子的人回來傳話，都說堂小姐想回家。

可是尚家的臉面要顧——祖母說了，不是她狠心，但寧珠若回來尚家，尚家以後就算完蛋了，丟臉丟成這樣，真不用活。

兒子不用娶妻，因為沒人會嫁，女兒也不用操辦嫁妝，因為嫁不出去。

雖然尚寧珠是被抓，是身不由己，但她應該在被送入西堯皇宮的時候自盡，這樣才能留得好名聲，而不是苟活。

叔父跟叔母都求尚靈犀，千萬不要救尚寧珠，不然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毀了，他們兩人也會毀了，他們不想成為尚家的罪人，不想對不起宗親。

這次，尚靈犀也很猶豫，但就在她想開口求幫忙之前，祖母的信先來了，千交代萬交代她不能開口留人，叔母接著也派人傳話，求她別心軟——兒子就快成親了，尚家不能在婚前出醜事。

「嗚嗚……大堂姊幫幫我，我不想被送回東瑞京城，我會死在那邊的，我死了就算了，我還想見我爹娘跟我弟弟一面。」尚寧珠淚流滿面，把身邊的小女孩推往前，「大堂姊，這是你的外甥女，雖然他爹……可是，也是我懷胎十個月生下來的……大堂姊，你讓我留在軍營吧，我會洗衣服，還會煮飯，什麼都能做的……我不能帶著這孩子被送回京城，這孩子到了京城，一定會被弄死的……我對不起阿忠，我……我讓尚家蒙羞，可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沒有這孩子……」

尚靈犀想起小時候兩人在一起的種種，忍不住鼻酸，「放心，有大堂姊在。」

「大堂姊……」尚寧珠的眼淚又流下來，「我、我爹娘是不是很生氣？我想見娘……弟弟算起來，大概也要成親了……」

尚靈犀不想瞞她，「妳先休息，以後再說。」

尚寧珠一臉茫然，「我……我能去哪？」

這時，那小女孩突然道：「娘，我餓。」

尚寧珠連忙蹲下安慰女兒，「乖，晚上就有東西吃了，先喝點水好不好？」

尚靈犀也笑著蹲下，「在我這裡，不用等晚上，寧珠，妳先帶孩子去吃飯，吃完我們再敘？」

「好……大堂姊，我這樣是不是不用回西堯皇宮了？」

「不用，以後妳就跟著我。」

尚靈犀喊了小糧進來，讓她給尚寧珠母女安排住處，小糧沒見過尚寧珠，見到自家小姐要安排一個西堯嬪妃很奇怪，但還是不敢多問，連忙帶人下去了。

尚靈犀幾個深呼吸，這才轉頭對夏子程道謝，「多謝你啦。」

「不用這樣客氣，妳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」

「我都不記得什麼時候跟你說過……」

「我也不記得了，不過妳那時醉得很，話挺多，什麼都講。」

尚靈犀不知道自己喝醉了之後居然連尚家這不可告人的祕密都說了，一時之間覺得有點對不起尚家——她也不想怪他們無情，對官家來說，面子就是一切，寧珠如果回家，那尚家就會變成一個笑話，看，定遠將軍府有個侍奉過西堯皇帝的女兒呢。

可轉念又想，寧珠那也是一條命啊。

她原本是想偷偷派人在中途把寧珠劫出來，然後另外安置，現在倒省了這麻煩。夏子程見她領情，心裡高興，天知道自己點名要留下尚寧珠伺候時，朱大力那表情有多調侃。

夏子程想起另一件事情，「對了，我還在西堯皇宮搜到一個好東西，給妳看。」

「給我看？」不是給她，是給她看？

就見夏子程從懷中拿出一塊玉，上好的羊脂玉，色澤白潤光滑，特別之處是上面刻了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。

尚靈犀內心怦怦亂跳，但還是裝作沒什麼，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你居然不給我。」

「就是有妳的名字才不給妳。」夏子程笑得開心，「以後我們東西兩隔，我就把這玉當成妳的東西，也不枉費我們四年兄弟情誼。」

尚靈犀半開玩笑，「既然當成我，那你得好好對待這塊玉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等我回京，自當命巧手匠人把它做成吊飾，我穿文服時就可以掛在身上了。」夏子程顯然心情很好，「尚靈犀，在邊疆雖然苦，也看不到盡頭，不過除了打敗西堯之外，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交到妳這個好朋友。」

「我也是，以後我可能還會跟別人一起作戰，但肯定找不到跟你這麼有默契的人了，夏子程，跟你並肩打仗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。」

尚靈犀同時也在心裡想著，認識你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
她是什麼時候說起寧珠的事情啊，他居然放在心上，他心裡有個位置給她，雖然說，那跟她想的方向不太一樣，不過這樣已經足夠，她很滿足了。

她尚靈犀對他來說，不是甲乙丙丁，而是一個重要的人……

就在她內心喜悅到最高點的時候，夏子程把一直拿在手中的木盒放在桌子上，「妳過來幫我挑挑，哪個好？」

一打開，都是珠翠——雖然說，珍奇寶物都要送回東瑞京城，但東瑞是允許有官銜的將軍先選幾樣起來的，就跟選美人一樣，都是一種獎勵。

尚靈犀一看就知道不是送自己的，那些珠釵的樣式，她只在一個人身上看過——姚玉珍。

她不會形容，但珠釵很富貴，很繁複，漂亮的女子戴起來搖曳生姿，一定很美。

「我不太會選，但這是從西堯皇后的妝台搜來的，想必是好東西，這整盒送給玉珍，我怕她負擔太大，畢竟我們還沒訂親，想選一樣先送她，我也不懂這些東西，妳倒是給我拿個主意。」

尚靈犀怪他，「怎麼能我選，這樣姚姑娘知道要傷心的。」

「這樣就要傷心？」

「當然，她又不會少釵子，你送給她的才有意義，我挑給她的算什麼呢，你想想姚姑娘平時喜歡什麼顏色，盡量挑相似的給她，還有啊，別說找我商量過，一定要說是自己想的，知道嗎？」

夏子程奇怪，「女子這麼麻煩的嗎？」

「哪裡麻煩了，不過挑個東西而已，你聽我的話，我不會害你的。」

「好好好，聽妳的，上戰場時我們同進同退，不聽妳的我聽誰的。」

夏子程看了一下，選出一支繁複的牡丹釵，「我看這支倒合適。」

「挺好的，我看書上說牡丹是富貴的花朵，很襯姚姑娘。」

「那我拿去給她了。」

「快去。」尚靈犀想想又道：「謝謝你幫我留下堂妹。」

夏子程一邊往外走，一邊笑說：「妳我之間永遠不用說謝。」

尚靈犀看著他愉快的背影，心想，有你這句話已經足夠了。

自己的外貌又粗又黑，一點也不像個姑娘家，沒資格當他的妻子，可是，她可以當他的知己。

這樣也很好。

夏子程，回到京城，可別忘了寫信給我啊。

打勝仗後，光是編輯各種名冊，就用去快半個月。

尚靈犀也不懂，京城一定早收到他們的戰報，但論功行賞也是有學問的，想必皇帝現在正跟朝臣在拉鋸。

皇帝一開始定不願意給太多，甚至可能想維持原官銜就好，不過輔國大將軍、寧遠將軍、游擊將軍、致果校尉、致果副尉、懷化司階、歸德中侯這些世家的親戚，也一定會說，皇上萬萬不可啊，這樣會讓人心寒啊。

親戚們會把皇上的想法快馬送到西疆，說皇帝沒那晉升的意思，讓他們不要抱持太大的希望，最後聖旨下來，有晉升，人人叩謝皇恩，這場大戲才算結束。

三年前懷化大將軍大破海匪時，這戲碼就演過一次了，沒想到皇帝還真有興致。

尚靈犀走在前面，後面跟著兩個女兵，各捧著高高一疊的名冊，等小兵通傳過後，進入了中帳。

夏闊跟夏子程正在說話，看到她來，兩父子都露出高興的樣子。

「見過大將軍。」尚靈犀行了一個軍禮，「戰俘名冊已經編輯完畢，家人名冊也都整理好了。」

夏闊笑說：「放著就好，尚將軍速度挺快的啊。」

「這是末將應該做的——」尚靈犀話還沒說完，就被後面一個聲音打斷。

「表姊夫，大將軍，唉喔我的表姊夫。」沒眼色又白目，不是總軍醫姚保還有誰。連夏子程都不敢在軍營喊爹的地方，姚保就這樣大刺刺的喊表姊夫，彷彿怕人家不知道他是靠著裙帶關係才能進入軍營的一樣。

看到姚保，夏闊的臉色就沒那樣好看了，「好好說話，還有，這裡沒有表姊夫，

只有輔國大將軍。」

姚保縮縮脖子，「大將軍。」

因為姚保是姚玉珍的爹，所以夏子程對他還有幾分客氣，「姚軍醫有什麼急事盡可說。」

在他的想法裡，沒有通傳就進來了，那一定是急事。

姚保畏畏縮縮的問：「我剛剛收到信，說皇上會升大將軍為一品的驃騎大將軍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」

夏闊一臉嚴肅，「這是聖上的事情。」

夏子程也皺眉，雖然說自己很想給他幾分臉面，但這問題實在不應該，「姚軍醫切莫胡亂猜測。」

姚保被這樣一說，有點不敢講，但想到能跟驃騎大將軍成為親家，又覺得勇氣滿滿，「我是想，回到京城事情多，玉珍跟夏校尉年紀也不小了，不如一切從簡，反正等聖旨的時間也空閒著，就先讓他們訂親吧，回到京城再成親，也不用麻煩張羅，轎子過門就行了，不知道大將軍覺得怎麼樣？」

夏闊臉色更難看，「荒謬。」

夏子程也不贊成，「我非二娶，姚姑娘也不是二嫁，為什麼要這樣安安靜靜？」

「就是想早點定下名分，好安心一點。」姚保理所當然。

夏子程一揚眉，「姚軍醫的信是誰寫來的？」

「就……家人……」姚保含糊不清。

「哪個家人？姚老夫人，還是姚夫人？」

「就是家裡的信……」

其實這信是生下姚玉珍的姨娘給他的，說已經打聽到皇帝打算晉升二品輔國大將軍為一品驃騎大將軍。一品啊，這門第又高出許多，他們姚家怕是高攀不上，讓他早點把婚事定下來，最好能生米煮成熟飯。

夏子程立了這功勞，少說也得升到六品，一品門第的六品大爺，那京城的姑娘還不大打出手，到時候說不定連公主都能娶，他們姚家除了玉珍的美貌，拿什麼跟人爭，還是早點把名分定下來的好。

夏子程當然不知道姚保跟他的姨娘在搞這些，只道：「我對姚姑娘一片真心，自然得給她排場，這種倉促婚嫁的糊塗話，姚軍醫不用再說。」

姚保想起京城那樣多的姑娘，那樣多的名門，就覺得那些人都在跟自己搶女婿，能跟一品門第結親啊，他姚保也算光宗耀祖了，「唉不是啊……夏校尉，玉珍不會介意的，十八歲真的不小了。」

尚靈犀實在很羨慕姚玉珍，雖然現場情況很荒謬，但還不都是為了她，她爹想趕快給她一個名分，而夏子程想給她應有的排場。

可惜自己是西疆的女魔頭，姚玉珍是京城來的白牡丹，是男人都會選擇白牡丹，她永遠活不成姚玉珍那種精緻的樣子。

「好了，這件事情回京城再說。」夏闊顯然已經生氣，手都捏緊了，「姚軍醫，可把我的話聽清楚了？」

「可、可是表姊夫，我真的不在意啊……」

「來人，把姚軍醫拖出去，打三個軍棍。」

同時間，姚保大叫，「表姊夫！」

夏子程則說：「大將軍。」

雖然夏子程覺得這處罰重了些，但就算他想求情也不能，因為大將軍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軍中不是菜市場，讓人討價還價。

尚靈犀想給姚保留點尊嚴，於是迅速退下。

很快的，有人進來把姚保拖出去，然後就是棍子打上肉的聲音，夾雜著姚保的慘叫。

夏闊搖頭，「不受教，要不是你娘說情，我才不會點他出來。」

夏子程不想說未來岳父的壞話，只道：「日後回京，來往的也只有後宅婦人，爹不用煩心這個。」

夏闊仔細端詳兒子的臉，「你真想娶姚玉珍？」

說起心上人，夏子程含笑點頭，開玩笑的說：「是啊，爹，莫不成你反悔了？」

「我沒反悔，我只是覺得可惜。」

「可惜什麼？可惜我們倆都年紀大了？爹，我們是在從軍，沒辦法。」

夏闊嘆息，姚玉珍不過一般女子，普普通通那種愛攀附權貴的女子，他不瞎，自問還看得出來。

答應兒子娶她，是因為兒子喜歡。

兒子只要官銜在，勳位在，姚玉珍就會把戲演足。

兒子高興就好了，反正真心難得——夏闊就是娶了自己不喜歡的女子，所以始終過得很遺憾。

他只是可惜尚靈犀那樣好的女子，不能成為自己的媳婦。

他的蠢兒子沒看到尚靈犀的真心，只看到她的樸實無華，只看到她的黑皮膚，沒看到她飽含感情的眼睛。

不過這些都是緣，姚玉珍既然有兒子的緣，他就答應，主要還是想讓兒子開心。

第三章 終究不是她

一日，尚靈犀正跟堂妹在逗弄孩子——該做的都做完了，欽差跟聖旨還沒到，逗孩子變成一件樂事。

孩子改了東瑞名字，叫做賀芹。

賀，是東瑞的國姓，若實在找不到出身來由，就跟著皇姓，那是皇帝對百姓的恩典。

尚寧珠也改名了，叫做賀寧。

剛好戰爭稍弭，抓個戰俘為奴很正常，於是便對外說這賀寧母女是西堯奴人，抓來伺候定遠將軍的。

尚靈犀戳著賀芹胖嘟嘟的臉頰，覺得孩子著實可愛，心裡也覺得是老天賞命，這孩子長得像母親，要是跟西堯皇帝一個模子印出來，恐怕不好隱瞞。

賀芹兩歲多，剛開始怕生，幾日後已經喜歡尚靈犀了，小娃娃口齒不清的喊「尚

將軍」的樣子實在有趣——隔牆有耳，不敢讓她喊姨母，若是讓人知道尚家被擄的那個小姐在軍營，尚家老夫人恐怕會因為沒面子而暈死過去。

尚靈犀思忖著，已經過了幾日，賀寧應該也想了不少事情，於是開口對她道：「妳跟著我雖然安全，卻沒前程，我想著給妳挑個年紀差不多的小將，添妳一點嫁妝，讓妳嫁過去，妳還年輕，不如從頭開始。」

賀寧輕鬆一笑，「我現在沒想這麼多。」歷經這麼多，又是生生死死，她已經想得很開了。

尚靈犀知道她還想著丈夫閔忠，「妳已經給人生過孩子，阿忠那樣愛面子，是不可能再讓妳入他們閔家大門的，妳得為芹兒想一想。」

「我……已經對不起他一次，不想再對不起他第二次了……」話雖然傷感，但賀寧還是面帶笑容——沒什麼比得上能跟女兒活下來更好的了。

女兒現在才是她的生活重心，只要有芹兒在，她就什麼都不怕。

尚靈犀無奈，「賀寧，要我說多少次，妳沒有對不起誰，一個人想活下來有什麼錯，妳一點錯都沒有，要怪，也只怪那人販子心眼歹毒。」

兩人正在說話，這時帳口的女兵來報，姚姑娘來了。

尚靈犀想想她也差不多該來，點點頭，「請她進來。」

就見姚玉珍提著藥箱，娉娉婷婷的進來，「尚姊姊，今日要給姊姊拆桑皮線。」

尚靈犀笑說：「我也想著妳要過來。」

他們所在之地，是女兵駐紮，帳子口也有人守著，倒是不用介意，於是把袖子捲起，手扞腰，方便姚玉珍拆線。

尚靈犀久經戰場，縫過肉，也拆過線，自然不怕。

姚玉珍就看著那糙黑的皮膚，上面除了新傷，還有舊疤，手掌心都是使雙刀練出來的老繭，粗得刮人，人人都說她上了馬背就殺敵不眨眼，內心想，幸好跟夏子程並肩的是這樣一個女魔頭，不然光看夏子程跟尚靈犀這樣默契無間，恐怕有得擔心。

很快的，線拆好了，姚玉珍又給她抹上一層藥，有點愧疚的說：「妹妹醫術不精，縫得不好看。」

尚靈犀見她內疚，一副我見猶憐的樣子，忍不住安慰，「這是傷疤，又不是繡花，哪顧得上好看，能早點好就已經夠了。」

「尚姊姊……聽說，欽差已經進入百里內了。」

尚靈犀一怔，沒承認也沒否認，「夏校尉講的？」

「不是，是我爹告訴我的。」

尚靈犀就想，這姚保真是不怕挨，有些事情嘛，知道就好，不要再傳出去，跟女兒講也就罷了，也不叮囑女兒別再傳，現在一個問一個，像什麼話。

姚玉珍露出希冀的神情，「是不是等欽差來了，我們就可以回京了？」

「應該是。」

「我真希望欽差快點到，我作夢都想著京城。」

「姚姑娘放心，捷報這種事情沒人不愛的，快了快了。」尚靈犀還是很含糊，沒

跟她說欽差是不是真的進入百里內。

「尚姊姊沒去過京城，不知道我的想念。」姚玉珍露出夢幻的樣子，「桂花真香，桃花真美，還有那個上慶齋的荷花酥，我最愛了，每個月都要買好幾次，錦花鋪的衣料就是比別家的更光滑……不過我也有點怕，來到西疆四年，琴棋書畫都放下了，回到京城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度熟悉起來。」

「姚姑娘聰敏，一定很快的。」

「尚姊姊想不想去京城一次？」

尚靈犀笑說：「沒想過。」

「尚姊姊不想看看芍藥，不想看看曇花，不想體會一下京城歌舞跟戲曲嗎？」

「我習慣西疆了，我會一輩子待在這裡。」

姚玉珍道：「那真可惜。」那真太好了。

她打聽到夏子程進入西堯皇宮時，要了一個小嬪妃，簡直氣死她了——看他連主動握她的手都不敢，還以為他多正直多害羞，結果也是會要女人，而且還不知道藏在哪裡，兩次她突襲他的帳子，都沒看到朱大力、遠志、順風以外的人在裡面。她讓秋月去打聽，據說夏子程寵愛的很，還另外給她帳子、下人，每天都會去看她。

那些女兵，那些尚靈犀教出來的女兵，一定都在笑話自己。

簡直可惡！

可是自己怎麼能跟夏子程吵，皇帝都允許他們先挑女人了，自己算什麼，親爹姚保不過八品醫官，拿什麼立場說不行，退後一步講，她姚玉珍可是溫柔大方，最識大體不過了，最後只能告訴自己，將來等她以正妻之禮過門，再來慢慢收拾就是。

不過實在覺得心煩，姨娘說軍將長年跟男人相處，最好勾引不過，可她總覺得夏子程對自己沒那樣上心。

對自己是沒錯，但沒有百依百順，上次爹挨大將軍的棍子，他也沒有求情。

摸摸頭上的牡丹釵——這據說是西堯皇后的東西，夏子程給她的禮物。

想想又覺得好了一些，夏子程心裡還是有她的。

自己不過八品門第的庶女，能嫁入二品門第當嫡子正妻，夏子程還有望成為正六品，到時候六品夫人回娘家，全家都要跟她下跪。

奇怪，她今日特別打扮才過來的，尚靈犀怎麼一點自慚形穢的樣子都沒有，她怎麼不問問自己的牡丹釵，這樣她就可以炫耀是夏子程送的……

後來還是自己忍不住，「尚姊姊看我這釵子可好看？」

尚靈犀莫名，她懂什麼釵子？但還是看了一眼，馬上認出那是夏子程挑給姚玉珍的，於是道：「很好看，很合適。」

姚玉珍做出嬌羞模樣，「是夏校尉送的。」

「夏校尉對妳真好。」尚靈犀由衷羨慕。

她也想被夏子程掛在心上，可惜不可能。

她從來不懂得如何才能像一個女子，要怎麼微笑才美麗，要怎麼說話才嬌憨，在

拿繡花針之前，她的手已經先拿起雙刀……

姚玉珍見自己好像在打棉花，又忍不住生氣——她實在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她也覺得尚靈犀不是夏子程喜歡的人，夏子程那人很專情，說了要對自己好，那就是認定自己，只不過每次打聽到夏子程對尚靈犀的特別，她就忍不住想來刺探一下。

可是尚靈犀不知道是沒那心思，還是真不明白她的意思，永遠不上鉤。

想想，反正欽差已經進入百里，不日就會來宣讀聖旨，他們會回京，永遠不見面，就算尚靈犀再怎麼特別，她也只能在西疆繼續一個人特別，自己根本不用放在心上。

這樣一想，心裡果然好過多了。

姚玉珍於是露出溫柔笑容，「那尚姊姊多休息，我走了。」

「辛苦姚姑娘了。」

「哪裡，能給尚姊姊做點事情，我求都求不來。」

姚玉珍離開後，賀寧抓著尚靈犀，「這什麼人啊？」

尚靈犀就把姚玉珍、姚保的身分，以及跟夏家的關係說上一說，當然也沒忘記，夏姚兩家的口頭親。

賀寧睜大眼睛，「妳說夏校尉要娶她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夏校尉也……太沒眼光了。」

尚靈犀皺眉，「別這麼說，姚姑娘只是比較柔弱，但人不錯的，一個閨閣女子跟著我們在西疆四年，一句抱怨都沒有。」

「我的大堂……我的好將軍，妳看不出來這女的在使手段呢。」

尚靈犀好笑，「使什麼手段，我又不是男子，跟我有什麼好使手段的？」

「她說起京城多好，想讓妳自卑，想讓妳羨慕，見妳不上鉤，又讓妳看她的釵子，是夏校尉送的，我怎麼看那都是拿妳當敵人了。」

「賀寧，妳想太多了，要論起戰績，我絕對不讓任何人，可要說起當女子的本分，我是沒那本事的，妳也知道，我琴棋書畫都不會，她哪需要把我當敵人。」

何況，夏子程對姚玉珍那樣好。

他們每次喝酒，夏子程都說希望戰爭快點結束，要帶表妹回京城成親。

每一次都這樣，沒有一次例外。

跟姚玉珍成親，是夏子程西疆生活的盼頭，只有想到將來能有這樣幸福的生活，才能夠忍受烈日風沙跟冰霜雪雨。

「我騙妳做什麼。」經過幾日接觸，賀寧的心情已經放鬆，兩人慢慢又回到以前的相處模式，有什麼說什麼，「我跟妳不同，我是在後宅長大的，學的是祖母跟母親那一套，我就是個後宅女子，加上……在……的生活，我現在看人很準的，這人存心不良，我的好將軍，妳可別一片好心餵了狗。」

「妳不用擔心，他們最多只會在這裡待上五天就要凱旋回京，以後相隔千里，沒什麼好心不好心，一輩子都不會見面了。」

賀寧聞言這才放心，「那倒是……我想起一件事情，挺好笑的，跟妳說。」
尚靈犀見她慢慢恢復成以前在尚家的樣子，也替她高興，微笑說：「我聽著。」
「她頭上那牡丹釵，雖然是西堯皇后的東西，不過卻是皇太后賜下，意思是讓她學學我們東瑞女子的多禮溫婉，不要整日橫蠻，要學著做一朵花，而不是鎮日跳不停。」賀寧笑了出來，「我可沒加工，這就是宮中姑姑的原話，皇太后特地挑在每天早上問安時派人送來的，大家都聽到了。」
尚靈犀一時間有點傻眼，這牡丹釵居然是西堯皇太后教訓皇后時賜下的，意思還這麼不好？

那要不要跟夏子程說，讓他補送一個？

怎麼會這樣巧，那一盒子珠釵中，千挑萬選，偏偏拿到一個意思不好的？
現在姚玉珍不知道意思，還覺得高興，萬一哪日曉得這釵子是西堯皇太后羞辱皇后用的，怕不氣炸？

其實她也不是很在意姚玉珍氣炸，可她不想夏子程為難，想到夏子程到時候會很尷尬，還得賠禮，她就覺得不能裝作沒事。
賀寧一臉真誠，「我有芹兒在身邊，一輩子都值了，可是將軍不同，好不容易打贏勝仗，該替自己打算了，剛剛將軍說，給我找個小將成親，生兒育女，現在我把這些話還給將軍，將軍才該找個人成親，生兒育女。」

「怎麼能，我……我這樣就好了。」

「什麼這樣就好，將軍才二十二歲呢。」

「二十二歲，不好嫁人啦。」尚靈犀笑說：「我已經想開了。」

二十歲那年，當她鼓起勇氣想問夏子程等自己卸下軍職時，能不能娶自己，夏子程卻跟她說起自己跟姚玉珍時，她就死心了。

不能嫁給喜歡的，那就不要嫁，省得害了人家。

退後一步說，自己條件也不好，男子官銜高，那是優勢，女子官銜高，就成了劣勢。沒辦法，男人的自尊比天高，怎麼會願意娶一個比自己還厲害的妻子？下嫁副將小將雖然可以，但怕對方也娶得不甘願，這樣的婚姻又怎麼會美滿。

「我就繼續當我的定遠將軍，等崇孝十六歲的時候，奏請皇上讓弟弟接下一任的定遠將軍，到時我呢，就遊山玩水，看看我東瑞國到底有些什麼樣的景色。」

賀寧急道：「崇孝今年才七歲呢。」

「所以啊，等九年後，我就可以自由了。」

賀寧神色一黯——堂姊就算現在作得再好，內心也是嚮往成親有家庭的，堂姊最喜歡孩子了，身為女子，誰不想生一個跟自己血脈相連的小娃，可就因為西疆人民、軍隊對尚家的依賴，所以她得把大好年華都散在上面。

自己雖然命不好，但現在好歹在大堂姊身邊，還有個賀芹可以當作依靠，將來給她招贅，自己一樣兒孫滿堂，可是大堂姊有什麼，有什麼啊？

八月三十一日，欽差來了。

派得還不是一般的欽差，而是敬親王的世子，安定郡王。

為了表示慎重，夏闊率領夏子程、尚靈犀、寧遠將軍、游擊將軍、致果副尉、懷化司階、歸德中侯等主要幹將，到軍帳外迎接

西疆八月的烈日極熱，曝曬之下，安定郡王也不客氣，大手一揮，直接進了中帳，並且拿出聖旨。

那黃澄澄的卷軸一亮出來，哪怕是一等功勳，那都得跪下迎接。

聖旨很長，總之嘉獎他們終於打贏西堯國，對於夏闊加急信上提的戰俘處置，覺得很好，就依言辦理。

所有軍官往上提一級至四級不等，士兵除了六個月的獎勵軍餉，另外還享有五年免賦稅。

此外，被西堯奸細刺殺的故尚老將軍尚大豐，也往上提了兩階，從此尚家享有正四品忠武將軍的待遇，至於正五品的定遠將軍尚靈犀，則因為本就是空降五品，起點太高了，所以不提階，但是功勳從雲騎尉升為驍騎尉。

眾人跪下謝恩。

安定郡王收起聖旨，笑意吟吟的說：「眾位請起。」

眾人這才起來，都是喜不自勝。

打贏了，手腳無缺，還各自提階，四年的冰霜雪雨都值得了。

聖旨宣讀完，這便論起品級了。

雖然皆是從一品，夏闊卻是剛剛升上從一品的驃騎大將軍，於是安定郡王拱手笑說：「本郡王恭喜大將軍了。」

夏闊連忙回，「郡王客氣。」

安定郡王道喜，他也不會不知好歹，這是皇上的親姪子，又是皇太后寵愛的孫子，何況安定郡王現在的身分是「欽差」，那代表皇上，哪怕自己同樣是從一品，也得自稱「臣」。

原從七品的歸德中侯，現在升上從六品的歸德司階問道：「臣敢問安定郡王，大軍是否可馬上回京？」

「自然可以，要是準備妥當，今日啟程也無不可。」

眾人臉上喜色更盛。

正在互道恭喜，卻見一個小兵急忙進來，「姚總軍醫，有幾個士兵傷口惡化了，張軍醫說自己沒辦法，得勞煩您去看看。」

姚保不耐煩，「沒見安定郡王在嗎？」

他現在雖然已經升上七品醫官，但跟皇家還沾不上邊，能在安定郡王前多表現表現，指不定哪一天安定郡王想起，那自己就飛黃騰達了。

正想把那小兵罵出去，卻見得夏闊眉毛一揚，「人命關天，還不快去。」

姚保脖子一縮，連忙告了個罪，匆匆去了。

夏闊搖搖頭，臨出發前，他原想點陳大林當隨行總軍醫，沒想到老妻求他點姚保，說是娘家那邊的意思，總得提拔提拔自己人。

想起成親多年，聚少離多，對這妻子雖然不喜歡，但感情還是有的，成親多年她

也沒怎麼求過自己，這便允了。

沒想到姚保沒眼色又膽小，難怪這麼多年還在八品打轉，就拿剛剛來說，聽到性命交關居然不趕快去看，還磨蹭，真丟臉，這是安定郡王給自己幾分面子，不然一句「夏家軍真是軍令嚴明」，他就抬不起頭來了。

安定郡王笑說：「定遠將軍何在？」

尚靈犀連忙從右側出來，雙手一拱，「臣在。」

「皇太后知道將軍以女子之身代弟從軍，很是心疼，賜下了諸般衣物首飾共二十箱，等會就送去尚家。」

尚靈犀連忙朝京城的方向跪下，「臣多謝皇太后恩典。」

安定郡王問道：「大將軍何時班師回朝？」

「眾將士已經等不及，所以三日後就拔營。」

「那好。」安定郡王微微一笑，「定遠將軍跟著一起，皇太后跟皇后都想見定遠將軍。」

尚靈犀有點傻眼，但還是只能謝恩，心裡卻覺得奇怪——自己十六歲從軍，當時皇太后皇后沒有表達任何的意思，怎麼這次又是送東西，又是想見人。

可自己不想進京啊，她也想見家人，她想回尚家，看看祖母，母親，弟弟妹妹，靈月快出嫁了，以後見面恐怕不容易，她想再抱抱這個愛撒嬌的妹妹。

可是皇命難為，皇太后跟皇后想見人，她也只能進京讓她們見見。

「本郡王第一次來到西疆，總得四處看一看，否則回了京城，皇伯父問我一趟見到了什麼，卻一問三不知，那也丟臉，尚家既然在西疆數十年，就請尚將軍明日帶本郡王四處看看吧。」

尚靈犀更是莫名其妙，但又不得不從，於是雙手一拱，「是，那明日早飯過後，臣到郡王帳外等候。」

「也不用這樣客氣，妳進來隨我一同用早飯就是。」安定郡王臉上笑意不減，「皇伯父說，尚家在西疆數十年，功勞極大，這會尚將軍能壓抑住父親被西堯奸細所殺的憤怒，不但沒濫殺戰俘，反而提出讓他們到東瑞修築河道，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前頭，私人的恩怨放在後頭，這點很不容易，也盡顯尚家愛國之心，所以皇伯父讓我可得對尚家好一點，尚將軍現在是尚家的主心骨，我怎能失禮。」

尚靈犀回到帳中，首先提筆給家人寫信——不回家了，得進京，又讓母親把皇太后賜下的二十箱物件，挑一半給靈月添嫁妝。

小糧知道後，笑說：「四小姐運氣也真好，出嫁前家裡提了兩階，身分從五品門第的小姐，變成四品門第的小姐，還有了皇太后賜下的東西當嫁妝，整個西疆是頭一份，恐怕以後夫家都得高看上一眼。」

「我現在也只期盼妹妹們嫁得好，堂弟們都有出息。」

尚靈犀有兩個堂弟也從軍，一個是仁勇副尉，一個是懷化執戟長上，都是正九品下，位置太低，連見面都很少，她雖然有心提拔，但堂弟們能力實在不怎麼樣，

她也不能太出格，明明沒什麼功績硬說他們奮勇殺敵。

不過這次她雖然沒被提階，兩個堂弟倒是不錯，往上提了三階——看來，皇帝還是很權衡的，不願意她年紀輕輕就擔任四品武將，這樣太出格了，恐怕會讓其他將軍不舒服，但把功勞算在堂弟身上，這個交易她覺得很可以。

尚靈犀就看小糧一臉喜孜孜，「笑什麼？」

「奴婢想著進京，覺得高興。」

「妳這麼想進京城啊？」

「奴婢沒想，小姐去哪，奴婢就去哪，只不過沒想到安定郡王會那樣說，可以看到姚姑娘吃癩，覺得有點期待而已。」

尚靈珠有點無奈，「怎麼妳跟賀寧都不喜歡姚姑娘？」

賀寧第一次見姚玉珍，就不喜歡她，以前小米也說姚玉珍虛偽的很，現在小糧更進一步，有時候還會跟姚玉珍槓上——不是真槓，是軟槓，就像上次說沒聽清楚姚玉珍說話那樣，明明聽得一清二楚，但她就是說自己沒聽清楚，誰也拿她沒辦法。

「除了小姐，恐怕沒哪個女子喜歡姚姑娘了。」

「姚姑娘有什麼不好，又白又美，女孩子家就該那樣。」尚靈犀讀的書不多，想來想去也只有「又白又美」，雖然自己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，但不能否認，姚玉珍的確很有姑娘家應該有的樣子。

「奴婢才不想呢，姚姑娘那人一肚子壞水，就只有男人會被迷得暈頭轉向……小姐，奴婢不是說您是男人，您是特別的。」

尚靈犀好笑，「好了，我又沒怪妳，以後別說姚姑娘壞話，我不愛聽。」

對她來說，既然姚玉珍是夏子程的心上人，那麼自己也不該輕視，不然那等同輕視夏子程的眼光。

她除了打仗跟布陣，沒太多優點，但有一個做得很好，就是愛屋及烏。

本來自己對姚玉珍沒太多感覺的，但自從知道夏子程喜歡姚玉珍後，她也開始肯定姚玉珍了。

喜歡他，喜歡他喜歡的。

只是原以為大軍拔營後就永遠不再相見，現在還要一起回京，平白多出一個月的時間相處，想想就覺得很高興。

京城沒什麼好，她不想看茶花，也不想看藤蘿，可是京城有他，如果是一個有他的地方，什麼她都會看得很開心。

姚玉珍上次說京城有多好，花多美，樹多綠，市場多熱鬧，說書的又多有趣，她不希罕京城的什麼東西，她只希罕夏子程——

帳子外突然有人叫，「尚靈犀。」

想人人到，是夏子程的聲音。

尚靈犀想也不想，「進來。」

「妳出來。」

尚靈犀不是心軟的人，可是她拿夏子程沒辦法，於是放下寫到一半的信，出了帳

子，「什麼事情？」

「快點跟我走。」

「去哪？」

「到了就知道。」

見他身後的小廝順風跟遠志，已經把兩人的戰馬牽在手上了。還得騎馬，那得多遠一段路啊，現在都快天黑了。

但管他的呢，總之夏子程找她。

兩人牽戰馬出了軍營，翻身上馬，夏子程在前面，一下衝了出去，尚靈犀雙腿一夾，立刻策馬奔馳。

她的紅棕馬很快追上夏子程的玉兔。

兩人幾乎並肩，風一樣的速度。

夕陽紅得跟血一般，將兩人的影子拉長，在沙地上映出兩個騎著馬匹的身影，馬蹄翻飛，快得讓人瞧不清。

尚靈犀看著風沙，聽著呼嘯而過的風聲，享受眼前飛逝的景色，只覺得很過癮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，她只想活在當下。

直到天色黑了，星光漫天，夏子程這才慢下來。

尚靈犀也勒住了紅棕馬，回身踏了幾步，「要回去？」她以為夏子程只是這幾日悶，想出來跑一跑而已。

夏子程跳下馬，解下身後的包袱，拿出一瓶酒。

尚靈犀大笑，這事情他們做過好多次了，原來是想喝酒啊。

席地坐了下來，就見夏子程拿出三個杯子。

尚靈犀還在奇怪，夏子程卻已經斟滿，然後對著西疆關內的方向舉杯，「這杯敬您，忠武將軍。」

尚靈犀眼眶一下紅了。忠武將軍，是她爹今天剛剛晉升的頭銜。

定遠將軍是尚家世襲來的官位，因為起點高，所以後來無論功勞多大，都升不上去，爹生前就念著，多想再往上升一階，今日終於如願了，在他被西堯奸細暗殺了六年之後。

尚靈犀深吸了幾口氣，逼回眼淚，「爹您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家裡，也會給家裡爭光，以後人人提到尚家，都是大拇指。」

夏子程一舉杯，把酒倒在沙地上，一連三次，然後轉頭對她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沒想到要跟妳爹說，現在放心，妳爹已經知道他升上去了。」

「是啊，謝謝你啦。」

「妳我兄弟一場，又何必客氣。」夏子程一臉別見外的樣子。

尚靈犀低低的說：「是啊，兄弟一場。」

「沒想到皇太后跟皇后要見妳，這下可好了，妳就算不願意，也得跟我回京不可，妳可要住久一點，無論如何，非得喝完我的喜酒才能走。」

尚靈犀原本還在感動，突然間又被打醒回到現實。是啊，回京對他的意義是成親，也難怪他這樣期待了，澀然一笑道：「那是一定的，不過我尚家沒做生意，我可

沒什麼厚禮。」

「妳能來我就很高興了，原本想著成親雖然開心，但喜宴上沒妳，實在很不痛快，沒想到峰迴路轉，妳得到京城，想想都覺得老天對我真夠意思。」夏子程直接躺下來，看著滿天星斗，自然而然脫口而出，「尚靈犀，跟妳一起當左右前鋒真的好過癮。」

尚靈犀跟著在沙地上躺下，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

「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出戰，我想舉進旗，但當時真怕妳的判斷是退兵，這樣左右前鋒不同調，無異給西堯機會，沒想到遠遠的妳也舉起進旗，當時就想著太好了，至少得把他們逐出十里地，剛開始還以為是湊巧，後來發現我想什麼，妳好像都能知道，妳怎麼能這麼明白我？」

尚靈犀一下子因為他記得自己的爹而溫暖，一下子因為他提起婚事而低落，現在被他這樣一說，心情又開始轉好，「因為……我們都是軍人啊，用軍人的思維判斷，也可能我們一樣，上了戰場就殺戮成性，你是小閻王，我是女魔頭，倒是很適合一起作戰。」

夏子程拍手，「小閻王跟女魔頭，我們天生要當左右前鋒的。」

前鋒是累積軍功最快的軍種，同時，也是死傷最嚴重的軍種，他們兩人能手腳無缺，只是身上留疤，那真的是運氣好。

雖然說是運氣好，尚靈犀也有過一次差點死掉的經驗——就是夏閻第一次命他們左右前鋒出征，她的馬打癩，把她摔出去，眼看要被後面的千軍萬馬踏成肉醬，夏子程第一時間過來把她從沙地上撈起。

從此以後，她的心就不再是自己的，開始懂得喜悅，期待，盼望。

也開始懂得自卑，嘆息，難眠。

雖然知道他喜歡的是姚玉珍，但還是不由自主繼續暗戀著，她沒想過，二十歲以後就沒想過了，她從來不是姚玉珍那種姑娘家，以前不是，以後也不會是，她不懂琴棋書畫，不懂首飾衣料，不懂如何點戲點菜，她只知道布陣，殺敵。

她只適合當兄弟，不適合當妻子。

這些年來，她也已經能調適，當兄弟就很好了。

她今日又是接欽差，又是打包行李，又是寫信回家，一直忘了擺一杯酒跟她爹說：爹，您晉升了。

她都忘了，夏子程卻記得。

她更喜歡夏子程了。

參加他的婚禮時，自己一定會又高興又傷心，他那樣的人，應該有個可愛的妻子，美滿的人生，遺憾的是，那個人終究不是自己。